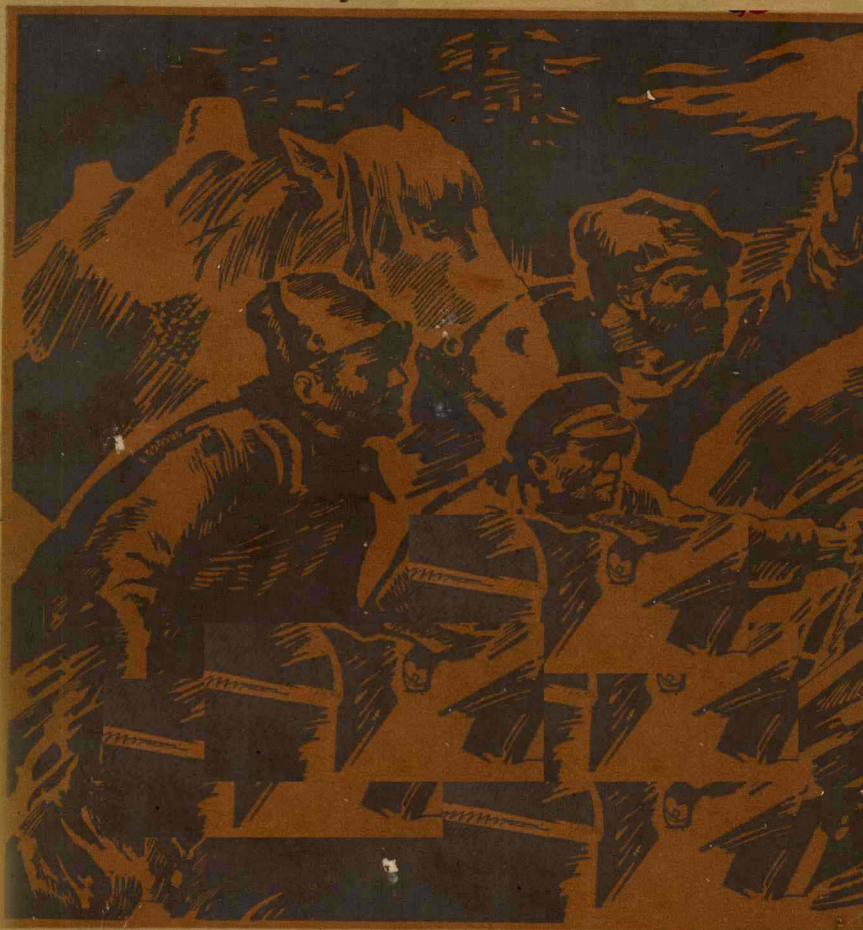




毀 灭

法捷耶夫著

毁灭

法捷耶夫著

磊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毁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7}{8}$ 插页8

1978年8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56

定价0.47元

А. ФАДЕЕВ

РАЗГРОМ

根据 А. ФАДЕ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译出。

封面设计：秦 龙



Andrey

译者前记

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优秀的革命作家。他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作家、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文艺工作的组织者,长期领导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他的主要著作除《毁灭》、《青年近卫军》以及没有写完的《最后一个俄罗斯人》外,还有收在《三十年间》里的大量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著作、报告、演说和读书札记。

《毁灭》是苏联革命文学中最优秀作品之一,写于1925—1926年,1927年出版后,立刻引起苏联文学界普遍的注意。当时的《真理报》评论道:“这部描写西伯利亚游击队的溃灭的小说,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阵线上的胜利”。高尔基认为作者“非常有才华地提供了国内战争的广阔的、真实的画面”^①。不但在苏联国内,就在全世界,《毁灭》也起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早在一九三〇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最黑暗、最困难的条件下,《毁灭》就介绍到中国来了。鲁迅先生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毁灭》是“最切要”的,《呐喊》、《彷徨》、《野草》、《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热风》、《华盖集》等这样战斗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切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鲁迅先生高度评价,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描写了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

^① 鲁迅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五三页。

^②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十四页。

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在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开始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联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同时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也是苏联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因此，国内战争的题材就成为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最重要题材之一。

《毁灭》描述的就是国内战争时期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的命运。莱奋生的部队受到日本干涉军和白军的追击，一面奋不顾身地战斗，一面突破敌人的包围，虽然损失了许多战士，但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然而不能说，《毁灭》只是表现滨海地区一个特定游击队的战斗历程，莱奋生的游击队的狭小世界是巨大历史规模的真实画面的缩影，里面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革命的基本社会力量，起领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运动基本力量的工人、各阶层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作者根据这个材料，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重大的问题，表现了深刻的、重要的思想。

作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扼要地阐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一切敌对的都被革命扫除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偶然落到革命阵营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八三三页。

里来的，都要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群众里生长起来的，都要在这个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和发展。人的最巨大的改造正在进行着。”^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巨大的改造过程。法捷耶夫在这次革命中看到了“人的最巨大的改造”。在《毁灭》里，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描绘战争，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表现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精神变化的过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他们的受锻炼和成长。因此，性格形成的过程就成了情节发展的基础。小说的整个结构都服从于逐渐地、深入地描写性格的任务。

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必须有它自己新的英雄人物。在二十年代，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任务，非常尖锐地摆在苏联作家的面前。法捷耶夫认为，“应该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先进分子中”去寻找“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现在最有意义的事是表现我们革命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②。《毁灭》所以产生全世界的影响，因为它的主人公是崭新的英雄人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工人和农民。

游击队队长莱奋生是书中的中心人物。他的形象体现了共产党人在人的改造和游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通过对莫罗兹卡偷瓜事件的处理，来培养游击队员们的纪律性，让他们

① 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三十年间》第九〇八页。

② 法捷耶夫，《我们处在什么阶段》，见《在文学岗哨上》，一九二七年，第十一、十二期。

走的那条在他看来是笔直的、明确的、正当的道路，但是总有人在执拗地阻挠他”，他把一切失败归咎于别人，“他绝没有想到，这个敌人就在自己心里”，而且这个敌人是顽强的。莫罗兹卡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都要付出巨大的痛苦的代价。他力求走上的那条道路也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笔直平坦。在前进的道路上常有反复。可是到了最后侦察的时候，在面对着敌人的生死攸关时刻，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向同志们报警。为了救同志，他毫不踌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平时在莫罗兹卡的思想意识中发生的仿佛是最小的、然而是最典型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觉察地积累起来，在最紧要的关头来了一个质变。莫罗兹卡逐渐战胜“自己心里”的敌人的过程，就是他性格形成的过程。

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也是重要题材之一。在《毁灭》里，法捷耶夫在塑造与工农结合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莱奋生的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反面人物，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终于堕落成为革命叛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契克的形象。

美契克是怀着浪漫主义的幻想来参加游击队的。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斗争不过是一个可以满足他的渴望丰功伟绩的虚荣心的场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使他看到的首先是来自人民大众的游击队员的粗野和其他缺点，而不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本质。他发现现实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他的热情就一落千丈。

促使正在诞生和应有的事物早日到来”。

莱奋生的形象，是苏联文学中最成功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之一。法捷耶夫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方面打破了二十年代把共产党员都写成穿着皮茄克的干巴巴的人物的公式，跨出了新的一步，非常深刻而丰富地显示了共产党员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从而使共产党员的形象显得更为生动、更为饱满。

为了充分地、生动地、具体地显示社会主义革命在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中的巨大作用，表现新的思想意识、新的道德品质在革命斗争中的形成，法捷耶夫选择了来自人民底层的莫罗兹卡作为自己描绘的对象。在所有的人物中，作者唯独对莫罗兹卡的身世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的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莫罗兹卡身上背着那么沉重的、从旧世界继承得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意识的包袱。

莫罗兹卡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的落后的矿工。革命前他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并不寻找新的道路。他来参加革命也是出于自发，凭着他的矿工的阶级本能。他身上有着许多缺点，他不守纪律、偷东西、爱胡闹、酗酒。他参加革命斗争是他的旧思想旧习惯得到改造、新的性格逐步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困难、曲折和痛苦的。

他因为偷瓜在大会上受到的严厉的批评，使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在渡口，他克服了要“吓唬人”的愿望，很好地整顿了秩序。这使他突然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责任重大的重要人物。这是他摧毁自己身上的旧习惯的开始，是新思想意识的萌芽。他开始觉得“自己毕生都在力求走上莱奋生等人所

和莫罗兹卡相对照的。

美契克和莱奋生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清楚地看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是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抛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同人民结合呢，还是成为自己阶级偏见的牺牲品。

莫罗兹卡和美契克是两个对立的形象。莫罗兹卡会偷东西、会酗酒、会撒谎，而美契克却是温文有礼，“洁身自好”的。如果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看，美契克要比莫罗兹卡高尚得多。但是革命的考验却证明，在斗争决定性的时刻，“不道德的”莫罗兹卡用生命的代价救了同志们，而“高尚”的美契克却出卖了那样信任他的同志们。对比之下，谁是高尚，谁是卑下，就一清二楚了。法捷耶夫用这两个形象的对比表现他的主题思想之一：“抽象的、‘全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是没有的”，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程度，才是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如果一切行为和行动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都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那就是道德的。凡是破坏革命的利益、破坏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①

除了上述的三个人物，作者还描绘了工人和农民的形象。杜鲍夫的矿工排体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这个排是莱奋生的游击队的核心。在平时，这个排的严格的纪律和库勃拉克的农民排的自由散漫成为鲜明的对照；在战斗中，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杜鲍夫的排总在那里。在矿工排的

^① 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三十年间》，第九〇八页。

美契克虽然置身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但是他的心所向往的却是安逸舒适的环境和生活。贪图安逸舒适、怕艰苦、怕火热的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把自己看得重于一切、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的严重的个人主义，——这就是阻挠美契克走上革命道路的绊脚石。

美契克最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不惜断送了在炮火中搭救了他的莫罗兹卡和其他一些同志。犯下这样可耻的罪行之后，美契克还打算扮演一个受难英雄的角色，要自杀。这时候，他那丑恶的真面目更是暴露无遗了。他不但平时在人们面前要用冠冕堂皇的话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掩饰起来，甚至到了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虽然明白了自己逃跑的可耻含义，还要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我做出了什么事啊，我怎能做出这种事来，凭我这样一个诚实的、对任何人都都不存坏心的好人。”他痛苦，并不是因为这种可耻的叛卖行为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是因为这种行为给他自己认为的那种所谓“纯洁无瑕”的人格留下了洗不掉的丑恶的污点使他感到懊丧。但是，转眼之间，连这一点痛苦也被可以回到城里去而引起的喜悦所掩盖了。这赤裸裸地表现出美契克最爱的还是他自己，包括他的最卑鄙丑恶的行为。对他说来，最主要的是只要保住这条性命，活下去。这时，他把革命的假面具干脆扔掉了。

美契克走上背叛的道路是合乎他发展的逻辑的。法捷耶夫就这样一步深入一步地剖析了这个懦夫与叛徒的卑鄙丑恶的灵魂，以无情的直率揭示了美契克从个人主义者到叛徒的演变。

美契克这个形象，既具有独立的意义，也是用来同莱奋生

现的一片无限美好的风光，象征着革命的光明远景。打麦场上的人们将是革命的新的生力军。

法捷耶夫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的作家，《毁灭》一书出版后，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一年，他曾多次作了相当重要的修改。最初《毁灭》分为三部，后来并为一部，并将《农民》和《矿工》合并为一章，还作了二百多处个别的修改。修改的结果使美杰里察、美契克和其他一些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更为深刻。这个译本系根据一九五九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第一卷原文译出。

一九七八年五月

成员之一，爆破手冈恰连柯身上，凝聚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勤劳、机智、勇敢，但是从不炫耀自己。是他，用地雷炸掉敌人的军用列车；是他，帮助莫罗兹卡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他，让全体游击队员通过树枝铺成的道路渡过泥沼，在敌人就要赶到的最后一霎把路炸掉。莱奋生的十九岁的助手巴克拉诺夫是革命的年青一代，是在同旧世界的英勇战斗中诞生的新人。巴克拉诺夫身上充满了青春活力，他天真、稚气、勇敢。他对莱奋生崇拜到甚至模仿他的外表举动的地步。但是到故事结尾时，巴克拉诺夫已经成长，莱奋生就是得到他的启发而率领队伍冲出敌人包围的。作者还用浪漫主义的色彩描绘了过去的牧人美杰里察的英勇形象。他有着莱奋生“所缺乏的、与众不同的、矫健的体格和一股象不竭的泉流迸射出来的、粗犷的生命力”。他在侦察中落到敌人手里以后，始终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对敌人显示出无比的仇恨和蔑视，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甘心束手待毙，而是赤手空拳地从台阶上跳下去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莱奋生的游击队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丧失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全队只剩下十九个人，但读完全书，给我们留下的并不是不可挽回的毁灭的凄凄惨惨、令人沮丧的印象，而是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莱奋生的这个战斗单位象“星星之火”被保存下来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将是重生的部队的核心。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莫罗兹卡虽然牺牲，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莫罗兹卡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莱奋生的部队在遭受了暂时的失败、走出森林之后，在他们眼前呈

目 录

1	莫罗兹卡	1
2	密契克	9
3	第六种感觉	18
4	孤独	24
5	庄稼人与矿工	30
6	莱奋生	44
7	对头	54
8	第一步	63
9	密契克在部队里	76
10	溃灭的开始	88
11	苦难	101
12	路途	115
13	包袱	131
14	麦杰里察的侦察	146
15	三个死	160
16	沼泽	179
17	十九人	193

1 莫罗兹卡

莱奋生走下台阶，到了院子里，他那把刀鞘撞瘪了的日本军刀在阶蹬上碰得铿锵作响。田野里飘来一阵阵养麦蜜的气息。头顶上，七月的太阳在炎热的、浅粉红色泡沫似的云朵里缓缓浮动。

传令兵莫罗兹卡在摊开的苫布上晒燕麦，一面用鞭子轰赶一群可恶的珠鸡。

“把这个送到沙尔狄巴的部队里去，”莱奋生把一件公文交给他，说。“告诉他……不，不用了，里面都写了。”

莫罗兹卡不大高兴，他把头一扭，轻轻地抽着鞭子。他不愿意去。他讨厌这些枯燥乏味的出差和没有人需要的公文，他最讨厌的是莱奋生的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这双又大又深的眼睛象湖水，把莫罗兹卡连人带靴子统统吸了进去，并且在他身上看到许多连莫罗兹卡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的东西。

“坏蛋，”传令兵心里想，一面眨巴着眼睛，好象受了委屈似的。

“你干吗站着不动？”莱奋生发火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队长同志，不论到哪儿去，一开口就是莫罗兹卡。好象除了我队里就没有别人了……”

莫罗兹卡故意称他“队长同志”，好显得正式些，平时他只

叫他的姓。

“那末是要我自己去吗，啊？”莱奋生挖苦地问。

“干吗要你自己去？有的是人……”

莱奋生觉得这种人实在不可理喻，只好态度坚决地把公文往衣袋里一塞。

“去把枪交还给军需主任，”他口气极其平静地说，“交了枪，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这儿不需要捣蛋鬼……”

河上吹来的和风拂乱了莫罗兹卡的不听话的鬈发。在仓库旁边焦干的苦艾丛里，不知疲倦的纺织娘好象在锤打着赤热的空气。

“别急嘛，”莫罗兹卡绷着脸说。“把信给我。”

他把信往怀里揣的时候，与其说是对莱奋生，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解释说：

“叫我离队，绝对办不到，把枪交出去——那更不行。”他把满是尘土的军帽推到后脑上，说到末了，声音忽然变得高兴和响亮起来：“我们来干这个，可不是为了你那双漂亮眼睛，我的朋友莱奋生！……我照矿工说话那样干脆地对你说吧！……”

“这才象话呀，”队长笑了起来。“可是起初你硬是不肯去……笨蛋！”

莫罗兹卡揪着莱奋生的一个钮扣把他拉过来，压低嗓门，好象谈什么秘密似地说：

“我啊，刚要到医院去找瓦留哈^①，什么都准备好了，可你

^① 莫罗兹卡的妻子瓦丽亚的小名。——译者注。